



香菇

□王宇

歇业两年的姚记香菇面馆重新开张了。店主人姚承站在门口，笑脸迎客。“各位父老乡亲，面馆试营业，免费吃三天。”这消息立刻在南泥湾镇炸开了锅。街坊邻居都知道，姚记香菇面汤寡味淡，少有食客光顾，两年前就关门了，怎么又高调开张了？这姚承一准是好了伤疤忘了疼。可说归说，人们还是好奇地走进姚记香菇面馆，看看姚承搞什么新花样。

姚承忙前忙后，眼睛却始终盯着餐桌看，只见一个个大瓷碗，汤干面尽。间或还有人嚷着添汤加面。吃饱的离凳，没吃的上桌，说说笑笑，就像谁家娶媳妇似的热闹。

不怕不识货，就怕货比货。香菇面吃久了，就能分出三六九等来。食客打着饱嗝，纷纷竖起大拇指。

十年前，姚承初开香菇面馆，也曾这么热闹过。没过几年，面馆渐渐冷清下来。配料还是原来的配料，工序还是原来的工序，味道却和以前不一样。姚承找不出毛病，心里着急。冬日的西北风拍打着店门，姚承破例拧开一瓶酒，仰起头一阵猛灌。

“来一碗香菇面，优质的。”不知什么时候，临门的桌子上坐着一个男人，三十岁左右，瘦瘦的，眼睛像一潭水。

一根烟的工夫，热腾腾的香菇面就摆在了男人面前。男人似乎不饿，鼻子凑近大瓷碗，闻了又闻，用小勺舀起一口汤，慢吸，吧唧着嘴。男人用筷子夹破一粒丸子细细地看，又挑起一块香菇慢慢地嚼。末了，摇摇头把碗推在一边。姚承已有三分醉意，看着男人这么挑剔，两眼冒火。

“姚师傅，我是谷兜，您还记得我吗？”谷兜一脸正色。姚承仰头又灌了一口。“不想吃就走吧，别拿我开涮。”谷兜站起来，朝着姚承深深地鞠躬。“十年前的那个冬天。我初做生意赔光了，身上没装一分钱。

来面馆讨喝一碗面汤，您给我上了一碗面。您说，年轻人，别急，人这辈子谁都会遇到坎儿，扛一扛就过去了。饿了，就再来。”

姚承揉揉眼，实在想不起眼前这个叫谷兜的男人。开店这些年，走过路过不带钱的，没少吃香菇面，他从没想着讨要面钱。

“姚师傅，您的一碗面，填饱了我的肚子；您的一句话，点亮了我的心灯。这几年，我在生意场上摸爬滚打，常常想起您。”

姚承干咳两声，局促的双手搓来搓去，不知说什么好。

“我刚才要了一碗面，却吃不出当年的味道。我估摸着这香菇来自温棚，比不上咱南泥湾山沟里采摘的香菇口感纯正。猪圈应该是圈养的，吃饲料长大，没有散放的猪肉味道醇厚。这么一来，香菇面的味道肯定就不地道了。”

姚承两眼放光，拿来酒杯，斟满。“干，您继续说。”

“把面馆关了，不开了。”谷兜端起酒杯，一饮而尽。

姚承瞪大眼睛，像灯笼似的。“面馆关了，我一家老小吃啥喝啥。站着说话腰不疼。您还是走吧。”

“不，姚师傅，您误会了。咱南泥湾山套山，沟连沟，有很多闲置的土地，家家户户都有富余的劳动力外出打工。我这次回来，就想在咱南泥湾搞生态养殖，养猪、养鸡、种香菇、种木耳，发展绿色经济。估计两年后，能见效。到时候您再开面馆，我供货，最低价。”

“真的？”

“真的。”

两年，说长不长，说短不短，眨眼间就过去了。

月亮爬上树梢，南泥湾亮汪汪的。姚承送走最后一位客人，坐在柜台前，眼瞅着店门口。

“姚师傅，听说免费吃面，我就来了。”谷兜笑着，还是坐在临门的那张桌子上。

姚承亲手端来一碗香菇面，谷兜接过碗，闻了又闻，一抬头在碗沿上，“稀里哗啦”一阵响，再抬头，一碗面就搞定了。“就是这个味儿，太香了。这一碗香菇面，能照出咱南泥湾生态养殖的影子来。”顿了顿，谷兜又说：“今天还真有点忙，和咱镇上几家香菇面馆都签订了供货合同。”

“我听说，咱镇上几个年轻人也想搞生态养殖。”

“真好。小小南泥湾，大有作为。”谷兜爽朗地笑了。

“是啊，现在时兴红色旅游，让全国各地的游客来南泥湾参观学习，品尝一碗地道的香菇面，也让更多的人知道咱南泥湾是个好地方。”



□陈柏清

听雪落乡村

雪来，是有声音的。

小雪节后的某天，薄墨般的雾霭从早晨泼到黄昏，暮色苍山远，幢幢高楼在城市的苍茫里隐遁，在这样的天气里，我伏卧在床上昏昏欲睡。

傍晚，雪来了，听到它安静地唱着歌，敲打着冰凉的空气，像晃动庙宇檐前的风铃，也像溪边水珠跳上冰面的声音。我的思绪穿过雪花飞舞的灰白暮霭，回到故乡的小小村落。故乡在雪中总是安静的、充满仪式感的。河流安静，山坡安静，原野安静，灰瓦的屋顶安静，仿佛在迎接一场盛大的欢庆。幼时，我常常蹲在门槛上，在棉帘的一角托着腮，露出额头，听着它们低吟浅唱，与柳枝杨木弹奏琴曲，想象着那裙裾飞舞，环佩叮当，甚至欢声笑语。雪那么美，那么浪漫，那么安静，也那么活泼，它可以是烂漫的儿童，也可以是腼腆的淑女，洁白温柔，却又如此高贵不可亵渎。许多时候，我们只可远远地观瞻，看它那般自由缥缈，又那般美妙，那般亲切。它落入池塘，与残荷相亲。它落在老柳枝上，古韵便在游子的心头弹起。它是晶莹的，是剔透的，

甚至是毛茸茸可爱的，像少女鬓边顽皮的卷发。黄昏的雪，总是热情好客的，它带着可饮一杯无的俏皮与询问，千百年来荡漾在诗酒多情的文字里。空山的雪，更多了几分隐者的清子，湖中的雪却是用来品，而不是观瞧，子欲访戴不遇，却在那皑皑的雪夜，细说心灵的知己，只因心中有着同样的雪。

雪大多数时候是寂寂的，甚至带着几分孤舟蓑笠翁，独钓寒江雪的孤绝。但雪又是多情的，梅须逊雪三分白，雪却输梅一段香。它又是谦恭的，遥知不是雪，唯有暗香来。它又是自由浪漫的，未若柳絮因风起。但它又是红尘烟火，夜雪初霁，荠麦弥望。雪是诗意的，有人说，有雪无诗俗了人。雪夜听琴，西窗剪烛，薛涛兰笺，抚慰多少知音。

雪在我的心中，是故乡，是亲情，是美食，是汪汪惊雪的大黄狗，是咯吱咯吱吱吱的童年。雪花走过炊烟，悄悄伏在屋顶上，一朵，两朵，无数朵，童话在雪的顽皮里彤彤描彩。下雪的日子，杀年猪，磨豆腐，炸面果，蒸馒头，年就在这飘飘悠悠的雪花里，慢慢地来了。我喜欢

雪天蒸豆包，一锅锅金黄的豆包蒸好了，整齐地摆在窗下的案子上，雪花热情地飞速飘来，试图给它们戴一顶毛茸茸的雪帽子，即使落下融化也呼吹一口，再没有新的雪花占领的时候，迅速用蘸了红颜料的大料在它们头上盖一朵五瓣的菊花。

可是雪又来占领，它们柔弱而坚韧，不一会儿，那些金黄的豆包就变成了雪白的，成了逃兵。

雪落在小河上，与冰下的游鱼细语，我常常穿上厚棉鞋，戴上手帽子，戴上爸爸的狗皮帽子，和小伙伴去溜冰，一望无际雪白的冰面就留下一条条优美的弧线。看着渐渐模糊的回家的小路，看着黄狗跑来跑去，那首歌不由自主自嘴边流淌：“洁白的雪花飞满天，大雪覆盖了我的校园，漫步走在那小路上，留下脚印一串一串……”

祖父常常冒着雪去地里走一圈，我问他去干什么，他说，去看宝宝。我心想，田野里哪来的宝宝，祖父说，明年春天你就看见了，现在还睡着呢！他笑得胡须一颤一颤的，雪花便在那颤抖里起舞，似乎向他冬麦几许。

我的老师，他去哪里了

□焦淑梅

他的脖子好像总是不够长。隔一会儿，他就使劲儿往外挺脖子，缩一下肩膀，挺一下脖子，接着再挺一下脖子。挺脖子时，他那铃铛似的眼睛会定住几秒，像被孙悟空施了魔法。我们就顺着他的目光寻找落点。有时光束集中在张二贵有几颗雀斑的脸上，有时在李三萍高出头顶的粗马尾上，有时在教室房顶上悬挂的那管白炽灯上，有时在墙上贴着的“我倘生存我仍学习”的醒目标语上，有时在第一排坐着的崔萍萍打开的那本高二化学课本上，有时干脆就在空气中悬浮的那些细灰层的颗粒上……可是，那些都不怎么好看！所有的一切，都没有他那伸颈项时滑稽的表情好看。

我们哄堂大笑，笑声在冬日清冷的空气里刺耳、热烈、单纯、纯粹。明晃晃的阳光，打满一张张朝气蓬勃的脸。在91-5班的教室里，他一出现课堂就有了沸水的温度。这帮孩子，不惧怕他。孩子们从来不把他当老师、当大人，孩子们把他当孩子王、当玩伴、当好朋友。“小蝌蚪游来游去，游来游去，不就是我们游来游去的小蝌蚪嘛，游来游去……”他忽地就挺直脖子，额头上青筋凸起，鼓足中气，声若洪钟，吐出一连串“游来游去”。我们吓一跳，先是发愣，反应过来后就爆笑，笑得喘不过气儿来，笑得东倒西歪，眼泪都流出来了。这是上化学吗？这是课堂吗？

的确是化学课。起起落落毫无节制的笑声随着他的身影，在我们教学楼的四层，如一股喧腾的溪水清凌凌地流动、涌动，奔流不息。溪水欢腾了三十年，稚嫩的面孔一茬一茬，宛若成长的青苗苗，他经年浇灌着，一丝不苟。由壮年到暮年，他不觉得自己的青丝染了雪霜，他不在乎职业本身给他带了怎样的荣光，他不关心育苗的过程取得了怎样的殊荣。看

度。这帮孩子，不惧怕他。孩子们从来不把他当老师、当大人，孩子们把他当孩子王、当玩伴、当好朋友。“小蝌蚪游来游去，游来游去，不就是我们游来游去的小蝌蚪嘛，游来游去……”他忽地就挺直脖子，额头上青筋凸起，鼓足中气，声若洪钟，吐出一连串“游来游去”。我们吓一跳，先是发愣，反应过来后就爆笑，笑得喘不过气儿来，笑得东倒西歪，眼泪都流出来了。这是上化学吗？这是课堂吗？

的确是我们的化学课。起起落落毫无节制的笑声随着他的身影，在我们教学楼的四层，如一股喧腾的溪水清凌凌地流动、涌动，奔流不息。溪水欢腾了三十年，稚嫩的面孔一茬一茬，宛若成长的青苗苗，他经年浇灌着，一丝不苟。由壮年到暮年，他不觉得自己的青丝染了雪霜，他不在乎职业本身给他带了怎样的荣光，他不关心育苗的过程取得了怎样的殊荣。看

度。这帮孩子，不惧怕他。孩子们从来不把他当老师、当大人，孩子们把他当孩子王、当玩伴、当好朋友。“小蝌蚪游来游去，游来游去，不就是我们游来游去的小蝌蚪嘛，游来游去……”他忽地就挺直脖子，额头上青筋凸起，鼓足中气，声若洪钟，吐出一连串“游来游去”。我们吓一跳，先是发愣，反应过来后就爆笑，笑得喘不过气儿来，笑得东倒西歪，眼泪都流出来了。这是上化学吗？这是课堂吗？

的确是我们的化学课。起起落落毫无节制的笑声随着他的身影，在我们教学楼的四层，如一股喧腾的溪水清凌凌地流动、涌动，奔流不息。溪水欢腾了三十年，稚嫩的面孔一茬一茬，宛若成长的青苗苗，他经年浇灌着，一丝不苟。由壮年到暮年，他不觉得自己的青丝染了雪霜，他不在乎职业本身给他带了怎样的荣光，他不关心育苗的过程取得了怎样的殊荣。看

啊，看啊，那一双双凝视他的清澈眸子，以及少年们可能抵达的更远更高处的那种无声的召唤，才是激发他不断探寻和反复尝试、突破教学方式的无限动力源泉。如何更精准地走进他们心灵？他一直在行动。书本不能抵达的，兴趣抵达，信任抵达。是啊，有什么比爱的力量更有力！

他用幽默、活泼、温暖、鼓励，让我们喜欢上化学，爱上化学课。“游来游去，游来游去——”这声音，穿透厚厚的时空维度，落在了世界版图可能的某一个地点，包括他挺伸脖颈的动作，还有瞪得直直的大眼。他的学子们是盛开的花朵、成熟的果实，踏踏实实成长在他当初深情寄予的那些闪闪发光的地方。那是校园之外的广阔天地。带着美好的记忆，把他们的化学老师白老师，真挚地嘴里念叨着、心里记挂着，手机微信成了彼此

的情义。学生娃们惦念他的健康，他微笑着听孩子们说着各自的工作和生活。温顺慈祥——这是他最近的样子。他原来是这个样子！我们的老师，原来一直在演戏。他以优秀演员的定位诠释自己对教师这一职业的理解。他硬着脖子，声嘶力竭地喊“游来游去”，他让孩子们笑他，笑他傻，只是为了加深对知识点的全面理解和永久记忆。我们不习惯他突然的安静与温顺，原来我们的老师病了，一场大病。

校园里那几棵柏树依然绿着，从秋到冬。书声琅琅，节气是大寒，他的微信头像变成了灰色。尽管圆圆的大眼睛依然笑意盈盈，注视着遇见他的每一个人。转遍校园，我们却寻他不见。我的老师，您到哪里去了？

“游来游去，游来游去——”四野里，到处都是他洪亮的嗓音；那是他在讲化学方程式，正负离子平衡课的情景。跑累了，我们回家去，在窗下案子的雪堆里扒一个黏豆包出来，咯嘣一口，雪花做了那甜甜的糖蜜。雪在童年不光是用来凑景，也实用。爸爸买的年货，咸鱼、肉鸡、年猪肉，都在冰块垒成的槽子里用雪埋上，给雀儿、狗儿唱一出空城计。我喜欢雪落的乡村，那是质朴的浪漫，带着几分别样的深情。我也喜欢雪后的山野，莽苍之间如古画悠悠。劳累了三季的乡村，会在一场雪中唤醒闲情逸致，也会在一场雪中演绎诗情画意。这时候的乡村，是从一幅古画走下，在一首《霓裳曲》中鲜活。

雪，是殷勤的，每个冬天都会来。雪，是有尽的，生命不会走在同一片雪花里。每个人的生命里，都曾下过那场属于自己的雪。雪，是走过，是去过，多么深情的冬季也留不住归去的雪。

一场雪的故事也许正在世界的某个角落或眼前上演，我离开窗前，为自己从容的沏一杯温暖的红茶，琥珀色的茶浆下肚，窗外的雪下得正盛，而故乡就在我心里不远不近的地方。那些精灵来来去去，却注定心甘情愿输给春天。

啊，看啊，那一双双凝视他的清澈眸子，以及少年们可能抵达的更远更高处的那种无声的召唤，才是激发他不断探寻和反复尝试、突破教学方式的无限动力源泉。如何更精准地走进他们心灵？他一直在行动。书本不能抵达的，兴趣抵达，信任抵达。是啊，有什么比爱的力量更有力！

他用幽默、活泼、温暖、鼓励，让我们喜欢上化学，爱上化学课。“游来游去，游来游去——”这声音，穿透厚厚的时空维度，落在了世界版图可能的某一个地点，包括他挺伸脖颈的动作，还有瞪得直直的大眼。他的学子们是盛开的花朵、成熟的果实，踏踏实实成长在他当初深情寄予的那些闪闪发光的地方。那是校园之外的广阔天地。带着美好的记忆，把他们的化学老师白老师，真挚地嘴里念叨着、心里记挂着，手机微信成了彼此

的情义。学生娃们惦念他的健康，他微笑着听孩子们说着各自的工作和生活。温顺慈祥——这是他最近的样子。他原来是这个样子！我们的老师，原来一直在演戏。他以优秀演员的定位诠释自己对教师这一职业的理解。他硬着脖子，声嘶力竭地喊“游来游去”，他让孩子们笑他，笑他傻，只是为了加深对知识点的全面理解和永久记忆。我们不习惯他突然的安静与温顺，原来我们的老师病了，一场大病。

校园里那几棵柏树依然绿着，从秋到冬。书声琅琅，节气是大寒，他的微信头像变成了灰色。尽管圆圆的大眼睛依然笑意盈盈，注视着遇见他的每一个人。转遍校园，我们却寻他不见。我的老师，您到哪里去了？

“游来游去，游来游去——”四野里，到处都是他洪亮的嗓音；那是他在讲化学方程式，正负离子平衡课的情景。跑累了，我们回家去，在窗下案子的雪堆里扒一个黏豆包出来，咯嘣一口，雪花做了那甜甜的糖蜜。雪在童年不光是用来凑景，也实用。爸爸买的年货，咸鱼、肉鸡、年猪肉，都在冰块垒成的槽子里用雪埋上，给雀儿、狗儿唱一出空城计。我喜欢雪落的乡村，那是质朴的浪漫，带着几分别样的深情。我也喜欢雪后的山野，莽苍之间如古画悠悠。劳累了三季的乡村，会在一场雪中唤醒闲情逸致，也会在一场雪中演绎诗情画意。这时候的乡村，是从一幅古画走下，在一首《霓裳曲》中鲜活。

雪，是殷勤的，每个冬天都会来。雪，是有尽的，生命不会走在同一片雪花里。每个人的生命里，都曾下过那场属于自己的雪。雪，是走过，是去过，多么深情的冬季也留不住归去的雪。

一场雪的故事也许正在世界的某个角落或眼前上演，我离开窗前，为自己从容的沏一杯温暖的红茶，琥珀色的茶浆下肚，窗外的雪下得正盛，而故乡就在我心里不远不近的地方。那些精灵来来去去，却注定心甘情愿输给春天。



□米丽宏

教室里的光

20多年前，我在山村中学教书时，特别享受上午上课的一小段时光。尤其第一节课，太阳初升，晨光渐亮，鲜泽的阳光破窗而入，在教室投下两络儿绯色绸缎般的光线。站在讲台往下看，一些孩子笼罩在光的明媚里，一些孩子坐在光线外的暗淡中。大家手端课本朗诵，声音响亮而悦耳——朱自清的《春》，鲁迅的《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》……书声和阳光交融，生出一片暖暖诗意。

我转身板书，看到光斑也落在黑板上，黄澄澄一团，像成熟的果实。一伸手，好像就握在了手里。

语文课排在上午第一节课的几率很少，一天当中阳光入室时刻也有限。因此，我更加珍爱那一周仅有的一次机会。

其实我们知道，一间教室里，啥时候也有光的存在。对于教师来说，教室是挥洒生命之光的地方；对于学生来讲，教室是点燃生命，赋予能量，让人生走向辽阔的起航之地。

每个人都是发光体，每种学科也有着谱系不一的光。教室里，有看不见的光在四射折射，互相激发，又联结汇聚，形成一片璀璨星海。

课堂上，师生联手打开折叠的时光：从人的情感操到物质的属性变化，从远古天地到未来宇宙，从热烈的赤道到旷寒的极地，从最小的物质单位到最大的生命个体……我们可以如花英雄驰骋疆场，也可以如花朵缓缓绽放；可以体验跌宕而丰盈的人生，也可以看到物理变化、化学反应奇妙的发生。

好老师，是一缕明亮的光。这一缕光也许比不上阳光，只是一把火炬、一个灯盏；但同样是为生命送去光和热——用一腔爱，用一本书、一节课、一首歌、一幅画、一次实验……来做燃料，点燃学生的希望，世界因此放出光芒。

记得，我上小学时，遇到一位可亲的女老师。她每每跟我谈话，总会弯下腰无意识地拂拂我的小辫子或整理我的衣领。那个轻微的动作，像阳光的暖意。几十年后，我还能忆起当时心灵的颤动和暖暖的感觉。

上初三时，班主任崔老师，将全身心投入教学，繁重的升学任务使他无暇顾及人生大事。年轻的他，整年吃住在校，几乎寸步不离学生。他像长在了教室，时时在照管督促，终于将我们这所农村初中的升学率做到了全县第一。

好老师身上的光，照亮了一方教室，他们是凡人中的星斗。他们有着这样那样的瑕疵，但，太阳还有黑子呢，何况是人？有爱就够了。他们热爱教育，热爱学科，以自己参透的学科之光，引导学生前行；跟他们一块儿享受学科、知识、人性、生命的美好，活成有光亮的人。

我的地理老师，能徒手在黑板上画出一幅标准的中国版图——雄鸡图，《中国地理》《世界地理》课本背得滚瓜烂熟。我的一位数学老师总是提前五分钟一脸严肃地来到教室，手拿一个木质的黄色三角尺、一个透明的有刻度的塑料直尺、一支精巧的圆规，一丝不苟地在黑板上画图，好像要教给学生人生的方圆与规矩。我的物理老师，总是笑盈盈将目

光投向学生，有节奏地说出“火线接开关，地线接灯头，接通开关与灯头”……他的话有一种音韵之美，像是给人生画出一道美妙的彩虹。

爱和智慧，打通教室的四壁和天花板。风吹进来，光照进来，辽阔星空罩下来。

最璀璨的星，是教室里的学生。他们就如同指纹和基因，都有各自的性格与特长。他们是一株株嫩苗，各有各的花期：有的稍加浇灌就蓬勃绽放，有的却需要漫长等待；而有的，永不开花，但那往往是一棵不开花的大树。

一间辽阔的教室，盛得下花的灿烂，叶的谦逊，树的无言沉默。讲台下的学生，也许幼稚，也许脆弱，也许烙印着原生家庭的某种印记；但他们并非“不及格、非正式、待加工”的零件，他们是鲜活的生命。我们不得不承认，在对善恶、正邪、美丑的区分上，在对两极事物的判断和立场抉择上，他们比成人要清晰、利落和果决。

天然，透明，纯净。他们是星辰，有着独特的光芒。

总是忆起，若干年前晚自习的夜晚，忽然停电了！灯光，无声息地撤离，只剩讲台边的火炉里，簇簇火苗闪着红光。一阵短暂的“嘘”声之后，教室重归安静，黑暗中我继续讲课。我看到讲台下一双双闪亮的眼睛，心里忽然明亮而感动：那一刻，我是面对着明亮的星座上课呢！

教室里的光无处不在；即便是停电的夜晚。教育，因此充满了力量感。



□颜巧霞

朗冬晴日

美丽可爱的会照耀，颓败残破的也是要照耀的。

再一户人家，有一男子正坐在轮椅上晒太阳。他打小就是脑瘫患者，如今已过不惑之年，却从来没有站起来过。他七十多岁的老母亲只要有太阳，都会把他推出来，让他尽享太阳的照耀，老人就在旁边的菜园子里忙来忙去，她精神矍铄，行动利落。老人分工合作在这家来，似乎无法实施。家里家外一应大小事务都是男子操劳。她和她之间却都是女人手里，只怕她无聊，趁着她去打小麻将。男人和女人的人生剧本恐怕上演的是人生真爱，世间有些爱如太阳照万物，

美丽可爱的会照耀，颓败残破的也是要照耀的。